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四

左編

宗類

漢劉章 賢

劉章高帝子齊悼惠王肥之子哀王襄之弟也孝惠六年襄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呂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明年章入宿衛于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

高后有廢
力布武后

上

類

公

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后諸呂憚章

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

殺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王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爲長于是大

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

漢劉德

劉德、景帝子、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河間王、修學好古

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

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宜謚曰獻王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以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

也

奇獻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黄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郎中給事黄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于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

書官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于經術晝誦書傳夜

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勃東井蜀郡岷山崩擁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向自見得信于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晉司馬承

司馬承、字敬才、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孫也、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爲譙王、大興初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

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帝夜召承、
以王敦表示之、曰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
至于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
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
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
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
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
○此語何等未發
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
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
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

私困敝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撫綏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令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二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屈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屛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亾以之于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

劉翼等共盟誓。因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榮陽于是一州之内。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譚譚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居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我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簡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荅書曰足下若能捲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

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巧遲足下勉之卓軍次潴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攻戰日迫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没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于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

唐李石

李石字中玉高祖弟襄邑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

判度支、文宗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朝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德裕之過）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仍領度支、方是時宦寺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愿縮不得對、縉紳類以爲彊、是時宰相吏卒因内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狥正忌私、宗廟神靈尤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于召、請直以金吾爲衛、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

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不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坐閤群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伺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趨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鎭靜君賞有謀幾亂

漢劉武

劉武以孝文二年立爲代王孝文用賈誼策徙武王梁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飮從容

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
內喜、太后亦然、其言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
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
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
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
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
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于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
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
于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

譽、入言踝、僞于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
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
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
京師、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于關下
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
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
門、與漢宦官亾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太后議格、
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事秘、世莫知、迺辭歸國

其年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適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是怨望于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兄弟得幸于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即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為足下危之長君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

具何是鐵案

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于太后太后厚德君入于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閒入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自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

足矣

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旣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于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比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

帝哀慟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説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魏曹植

曹植操子以太和間封陳思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初文帝時諸侯王

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侯之號而儕于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義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衮聞之大驚懼責謂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

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擬倂人主雖云不度時勢
然也魏氏諸矦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
之伐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
幹。委權異俗。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
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
矣

魏曹幹

曹幹操子以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于操及
不爲嗣幹母有力丕臨終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
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

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祚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

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illegible]六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叔父茲孝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宋劉彧 篡

劉彧文帝子也，初封湘東王，武帝崩，廢帝子業即位，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帝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

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己丑太后殂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戴法興等、太后既殂帝年漸長、遂賜法興死、尚書右僕射丹陽尹顏師伯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以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武帝多猜忌、武帝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横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歌、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與諸大臣、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

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于道、殺之、并其六子、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武帝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乃止、既誅群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惟爰巧于將迎、廢帝待之益厚、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帝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

橋以絕之、慶之聞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掩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文帝諸子也、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

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群公卿士、廢昏立明耳、珫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諭之、錄事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爲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遣將軍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絶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屯大雷、于兩岸築壘、移檄遠近、帝召諸妃主列于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鞭江氏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

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群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爲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爲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憚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爲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等陰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

矣、帝于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于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朱幼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

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日、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群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于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佑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之者三、寂之追而殺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爲、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

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宜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爲黃門侍郎茂之爲

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丙寅湘東王即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一切刋削、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自得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

入直閤、江州佐史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黄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居第三、又尋陽起事、同符世祖、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黄閤是吾徒事耳、又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豫州刺史袁顗至襄陽、即詐稱太后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于子勛、子勛即位、改元義嘉、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

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少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佑討豫州巴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與劉延熙赴水死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操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顗及操送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貶松滋侯鄧琬鄧閭貪吝賣官鬻爵士民忿怨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爲前鋒據赭圻冲之啓子勛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沿流直取白下願速遣

衆軍兼行相接、子勛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
俱下、亮不敢進、屯兵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
軍、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
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諸群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
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
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
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
都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明日方興帥諸軍
進戰、大破南軍、拔湖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
大懼、召冲之還鵲尾、留薛常寶守赭圻、時軍旅大起、

國用不足、募民上錢榖、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鵲尾、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幷運資實至于赭圻、鄧琬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爲都督、顗性恇撓、在軍中不戎服、談議賦詩、不撫諸將、劉胡以南郡運米至、就顗借米、顗又不許、由此大失人心、與臺軍相拒于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

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流洄洑船必泊岸又有瀆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興世潛遣其將黄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目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

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八月
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
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恒在
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
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疾不進、
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破走之、顗怒胡不戰、謂曰、糧
運鯁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
斛錢布數十舫、竪榜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進興
世遣兵擊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顗亦竟走、
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顗至鵲頭、爲人所殺

鄧琬憂惶無計子勛將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爲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那之子道淵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囚子勛攸之諸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宋王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左右忤意往往刳斮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内宫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揚言落馬，賜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爲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劒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執之以白

宋王而誅之。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宋王亦疾篤。臣楊運長等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預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于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即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恩罪引決。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常痛念之。因流涕不自勝。休若至京

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乃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爲江州刺史、手書殷懃、召若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復以休範刺江州、時宋主之弟俱盡、惟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蒼梧王立休範舉兵、蕭道成擊斬之、

齊蕭鸞 附諸王

明帝蕭鸞、高帝兄子也、封西昌侯、鸞林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

懷愍鄙、與左右群小、共衣食、同臥起、始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官、則其事未易、若于營署爲異人所歐、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後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官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

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于獄賜死昌

隆元年、子良卒、欝林常慮子良有異志、及卒甚悅、建武元年、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呼鎭西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惟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爲太子左衞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績召子隆爲侍中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所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

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自山陵之後即與諸人微服遊走市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取錢上庫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鬱林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之用爲笑樂蒸于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政事大小皆決于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僕射鄱陽王鏘爲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于法身（鬱林小字）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于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

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帝還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何后亦淫泆私于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西昌侯鸞遣蕭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衛侯蕭諶東宮直閤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

隱爲鸞耳目帝不知覺也周奉叔常翼单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説帝出奉叔爲外援以奉叔爲青州刺史曹道剛爲中軍司馬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勑召奉叔于省中歐殺之鸞既殺奉叔并收珍之龍駒等殺之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爲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于西州中勑用事不復關咨于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

諶密召諸王典籤約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
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
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
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
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入此舉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
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
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籍其勢力以
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
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

若不就事無所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言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正宜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勑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趣徐姬房拔劒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即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

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于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旣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于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爲鬱林王、又廢何后爲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即帝位、時年十五歲、以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大赦改元延興以始安王遙光爲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置親黨

故用之鷟遂高武子孫子懋等數十人自爲太傅領大將軍楊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宣城王鸞繼謀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爲書曰可[illegible]力飲此勿豫人事海陵在位起居飲食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公命竟不與辛亥鸞以太后令即位降封帝爲海陵王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使參佐命使王晏以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

議欲殺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上詐稱海
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史瞻視因而殞之
鄱陽王蕭鏘高帝第七子也明帝鎮東府威權稍異
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國家言淚俱下鏘
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于鏘勸令入宮發兵（不智）
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
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
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
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
力旣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

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譟而入家財見封籍焉

純疾議竝 疾亦誠

桂陽王蕭鑠高帝第八子也爲中書令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尚過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鄱陽王見害鑠還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

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覩王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見即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江夏王蕭鋒高帝十一子也十歲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買圖籍朞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于殿下猶殿下之于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誚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

不稽

敢于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
却数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斅聞其死流涕曰
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五

左編

宗類

漢劉襄 惡

梁平王劉襄孝王孫共王子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于襄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

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
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
指太后啼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
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
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待
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
俱出同車犴反殺其讎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
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
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

以爲不孝請誅王及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薨五傳至立嗣湯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歐傷郎夜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

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牛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歐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誅粲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傳相中尉元始中立坐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爲庶人

徙漢中立自殺

漢劉非

江都易王劉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

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而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故臣詹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甚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　太后語建大怒繫吉

斥之建遊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遊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沉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為淫虐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建亦頗聞淮南衡

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其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以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戴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當以謀反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絶

漢劉越

劉越以孝景中二年封廣川王詔曰廣川惠王于朕爲兄朕不忍絶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袖中刃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

以誣奏國除

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宜泄口、復絞從婢三人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旁、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伺之、昭信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臝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與去共

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獨昭信見

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愽飲遊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臝戲坐中以爲樂相彊劫繫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幷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

灋之蟲書如此

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置王于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漢劉曰

劉旦武帝子以元狩六年封燕王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其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莋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群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

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請立武帝廟郡國奏報

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此賜可以且此何足彈乱

亦不孝、無術之一

三千戸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

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于是爲旦命令群臣群

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

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從

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

之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不知

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專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敺、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鉼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旦聞之喜上疏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共謀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令群臣皆裝會蓋主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
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會天子
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子建立子弟
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
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
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
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
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
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
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

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刺王。

漢劉胥

劉胥武帝子封廣陵王。始昭帝時。胥見上少年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

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

鼠晝立舞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為

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

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

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

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

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

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

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

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

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

庶人賜謚曰厲王

漢劉宇

劉宇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爲東平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父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上于是遣大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勑諭之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于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患之朕惟

王之春秋方剛。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遺朕意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今東平王出繈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宅于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

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于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强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慚恐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灑心自改詔書又勑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于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輙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

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又嫉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數歎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爲家人子、埽除永巷、數笞擊之、朐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于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姦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

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留意諸益于經術者不愛于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子雲嗣哀帝時無鹽

危山上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匏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至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躳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懽等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下、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漢劉欽

劉欽、宣帝子也、元康三年、封爲淮陽王、母張婕妤有

寵于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爲后久之懲
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
立長陵王婕妤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
張婕妤最幸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憲王曰眞我子也嘗
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恩太子起于細微上少
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
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
明行高稱于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
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

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惟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于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是爲寒心萬姓咸歸望于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于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

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辟王復言願盡力與慱其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慱、慱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慱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六將之才也、慱得謁見、承問五帝三王、究意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疆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慱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黄金三十

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
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
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
功也、駟先生畜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
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還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
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
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于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
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

燿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猶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

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他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東漢劉荊

劉荊光武子也、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

爲廣陵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二尸伏堂者、痛甚矣、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

東漢劉英

劉英光武子也、建武十七年、封爲楚王、詔告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分三月與神爲誓非帝論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

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爲其子賞求

楚王英女敏、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敏不從、及楚事覺、敏已卒、上追念敏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吏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漢劉濞

劉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

仲不能堅守棄國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
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
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
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士鎭之諸子少乃立濞
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
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
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
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
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
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復遣喪之長
安葬由是怨望稱疾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
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
可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
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
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
不朝吳得釋謀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得無
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佗郡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廼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

漢家之法何在

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好兵于是迺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争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

皆許諸諸侯既新削伐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敝國雖狹、地方三

王通越
昭皆漢
業跡也

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恐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

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賜封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假公濟私）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以盎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

條侯素[illegible]實是對病之劑

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留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

其極破吳必矣條侯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以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

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乃上謁説王曰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遂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于是天子制詔將軍

葢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斬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議有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于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

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餓死叛散于是吳王乃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槀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

卒皆以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刼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